

青枝绿叶

刘绍棠文集

刘绍棠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刘绍棠文集

青枝绿叶

刘绍棠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枝绿叶 / 刘绍棠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5

(刘绍棠文集)

ISBN 978-7-5302-1777-1

I. ①青…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2590 号

青枝绿叶

QINGZHI LÜYE

刘绍棠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777-1
定 价 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一九五二年初冬，十六岁。本年连续发表了《红花》《摆渡口》《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短篇小说。《青枝绿叶》选入一九五三年版的高二语文课本。

刘绍棠

中国乡土文学作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一九五七年被划右时，已出版了《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运河的桨声》《夏天》《中秋节》《瓜棚记》《私访记》等七本书。

一九七九年右派冤案得以改正，重获创作权利。刘绍棠带病顽强拼搏了十八年，为后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乡土作品。即十二部长篇小说：《春草》《狼烟》《地火》《瓜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敬柳亭说书》《十步香草》《京门脸子》《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村妇》。二十多部中篇小说：《蒲柳人家》《渔火》《瓜棚柳巷》《花街》《草莽》《伴水荷风》《蒲剑》《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绿杨堤》《烟村四五家》《柳伞》《年年柳色》《青藤巷插曲》《黄花闺女池塘》《碧桃》《二度梅》等。两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蛾眉》。十一部散文短论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我的创作生涯》《论文讲书》《乡土文学四十年》《蜗笼絮语》《如是我人》《红帽子随笔》《我是刘绍棠》《四类手记》。

《京门脸子》获得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等国文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刘绍棠不遗余力地倡导乡土文学，创作上坚持“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写大运河的乡土乡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

目 录

一顶轿子	001
新式犁杖	007
过 帖	013
蔡桂枝	019
七月里高粱红	031
红 花	055
落雨季	069
摆渡口	083
青枝绿叶	093
大青骡子	113
运河滩上	125
山楂村的歌声	153
布谷鸟歌唱的季节	173
私访记	187

初春夜	207
瓜棚记	221
闹林记	245
槐花夜奔	259
田野落霞	275
西苑草	305
县报记者	337

一顶轿子

张家庄的周万喜老头，是远近闻名的吹鼓手，不管什么歌曲，拿过来就能吹，而且吹得像老早就会一样。他早先在本庄地主朱抓子开的轿子房当伙计，头年土改，分朱抓子浮财时，他不要樟木箱子檀木柜，单挑那褪了色的轿子。他老婆和闺女金枝跟他吵了老大半天，也没拗过他。

周万喜把轿子抬回家，花些钱买了油彩，把轿子漆得非常好看，又和农会商量好，轿子房出买卖，借用公家的四面大鼓，答应本村嫁娶用轿子收一半钱，又联络了十几个人，轿子房就正式开张了。

可是轿子房开张好几个月，也没人照顾。

金枝是妇女会干部，思想挺进步，早就不赞成她爹开轿子房，别庄的妇女干事，见着金枝就闹：“金枝，轿子房开张没有？别人不坐，就留着抬你啦！”说得金枝脸红得像喝了酒一样。

回到家，金枝就跟她爹说：“劈了吧，这废物有啥用？”金枝妈也说：“这吃不了咽不了的玩意儿，趁早劈了烧火。”周万喜老头子一听

就火啦：“娘们家眼窝子浅，等买卖好了，你准得宝贝似的供着它。”金枝妈知道再言语就要挨骂了，只好低头吭吭生气，金枝在一旁也耷拉着脸噤着嘴。

2

旧历年，村里非常热闹，小学生扭秧歌打花棍，一群年轻小伙子也闹开了小车会，周万喜把轿子也抬了出去，把毛主席的相片摆在里面，吹着喇叭，打着大鼓，跟小车会后面走。

不少人指着轿子说：“多好看呀，瞧绣得那鲜亮。”周万喜老头子笑着对一群年轻姑娘说：“赶明儿你们出门子就用这轿子抬，好不好？”他心里别提多乐了，心想：这回轿子一露，大伙全看过了，买卖准错不了。

当天闹完了，金枝对她爹说：“爹！这回毛主席坐咱轿子啦，也算挺光荣的，还不劈了？”周万喜一点不着急，反而笑眯眯地说：“毛主席坐了咱的轿子，是个大吉利，往后买卖准旺，哪能劈呀！”金枝没好气地说：“这封建玩意儿不解渴不解饿，要它干吗使？”周万喜说：“谁说不解渴不解饿，等买卖旺了再瞧。”金枝妈也搭了话：“如今新派头，谁还坐轿子，趁早别妄想了，还不如那工夫要个大柜好呢。”周万喜老头子反倒不言声了，心里可有“一定之规”——拿块破布擦起轿子上的灰尘。

3

庄上几个年轻姑娘快要结婚了，周万喜心中暗暗欢喜：“这几档子买卖算是煮熟的鸭子——跑不了啦！”每天早晚没事，拿块破布擦个没完，累得满头大汗也不停手。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但却没人来定轿子，周万喜心里打了鼓，跟他老婆说：“你去到秀云、二俊家问问，她们出门子要是坐轿子，咱们这个收一半钱。”金枝妈慢条斯理地说：“我又不指着轿子活着，我才不去哪，你指着你去呀！你挣八万紫金我也不眼热。”把周万喜顶得干翻白眼，说不出话来。

金枝由地里回来，周万喜问她：“秀云她们出门子定轿子没有？”金枝说：“秀云、二俊都是妇女干部，对象也是干部，还能坐轿子？您别妄想了。”周万喜那火一样的兴头，像被泼了一瓢凉水一样。

4

秋后，金枝也要结婚了，对象是个区干部，周万喜打算叫金枝坐轿子，其实他心里另有一番打算：“金枝是妇女会的头目人，她要是坐轿子，别人准得跟着学，这一来，买卖就旺了。”可是金枝说啥也不答应，爷俩吵得脸红脖子粗，周万喜老头子脑门子青筋一突一突地跺着脚大喊大叫。

这时进来一大群姑娘，有的十七八，有的八九岁，一进来就问：

“周大爷犯啥肝火呀？”周万喜像得着宣传机会一样：“让你们说，出门子不坐轿子成啥样？晚嫁才不坐轿子。”他这一说把大伙都招乐了，一个十八九的姑娘说：“您别顽固了，新社会坐封建轿子，多寒碜。”刚八岁的小珍说：“臭轿子，白叫我坐我都不干。”

周万喜老头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蹲在炕角唉声叹气。

金枝趁着机会给她爹说了一套道理，金枝妈埋怨个没完，周万喜后晌饭也没吃，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乱得跟乱麻一样，心里可起了斗争。最后他明白了：新社会的风俗改了，这一辈的年轻人不坐轿子，下一辈更没人坐了，当初挑个什么不好，单挑个废物，没开张倒赔了油漆钱。后悔可也晚了。

第二天早晨，周万喜将轿架劈成劈柴，煮熟了早晨的棒子楂粥。

北京二中 初中二年级

原载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新式犁杖

蓟运河西岸，有个土桥村，算上今年，解放还没有二年。

村西头，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岸上长满了杨柳榆树，离老远一看，绿压压的把村子包围个严实；到近前一看，树木夹间中，有一户住家——三间土房，围着棒子秸篱笆，这便是木匠张大奎家。

张大奎的手艺，四邻各庄没有不称赞的，打出的东西，都让人使着顺溜。近几年，大奎的徒弟柳五谷，手艺也不错了，做出的活比大奎做的还受人欢迎，因为他做的小巧灵便，使着省劲，干活儿可出数，所以买卖总是忙不过来，二三十里以外的村子，都有找他师徒俩做活的。

大奎瞧着徒弟这么有起色，心里别提多喜欢。本来嘛！大奎是个老绝户，五谷是个没爹没妈的苦孩子，他们师徒比父子还亲；五谷也是个招人疼的孩子，每逢赶集卖货，总是天麻麻亮就动身，带着棒子饼子和几块咸菜，卖完货立刻回家，一个钱都不肯花。

解放以后，五谷当了村干部，忙着开会办公事，晚上到夜校念书，但是一点儿不少干活；大奎逢人一提起五谷，便捻着他那山羊胡子，咧

着大嘴笑嘻嘻地说：“我们那孩子，不单聪明伶俐，还诚实忠厚，从来不会占便宜。”五谷一提大奎，总是说：“我师父比我爹妈还亲，把我抚养这么大，又教会了我手艺，对我可说是恩重如山呀！”大奎老两口子，从别人嘴里听到五谷的话，别提多乐了。

可是出人意料，今年完大秋，爷儿俩拌了一回嘴，竟然分开了。大奎一提五谷，便长叹一声说：“唉！人家手艺学会了，又自个儿找好了对象，还肯养活我们这俩土埋半截的人？”有人就问五谷，五谷急得起誓说：“我要有那心，我不是人养的，只是他太顽固呀。”

为啥他师徒决裂到这般地步呢？这里面有个原因。

2

五谷这个年轻人，对于手艺知道钻研改进，对别人的批评也爱接受，所以做出的活，一回比一回招主顾；大奎就正相反，老是保守，对于手艺认为师父怎样教，徒弟就怎样学，因此他的手艺永没改进。

完秋，五谷到区上开会，区长拿张报对五谷说：“你看，报上登着一种新式犁杖，是一个农民发明的，又经过有技术的人修改过，比咱现在用的犁杖省一半劲，还耕得多，你试着做几张怎么样？”五谷像得着宝贝一样，连说：“好！好！好！”便拿过报研究半天，只累得满头大汗，兴奋地说：“我这么一琢磨，还真在理。”说完，便到区公所对门的棺材铺里，找来了尺子，照着报上的图，在白纸上画起来。

回到家，正赶上有十几张犁杖的活，他跟大奎一商量，大奎不赞成，摇着头说：“干什么都有一套，轻易放不了，咱们还按着老方法，